

西廬傳奇

于又彥

王禹浪

王宏剛





真传奇

于又彦 王禹浪

王宏刚



女真传奇 NUZHENCHUANQI

于又彦 王禹清 王宏刚 著

责任编辑：牟玉青 封面设计：王笠君 插图：张树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31,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桦甸市印刷厂 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2,770册

定价：2.55元

目 录

序言	汪玢玲	(1)
神龟勃极烈		(7)
女萨满		(10)
蛙母		(14)
蛇桥		(17)
东主战魔王		(20)
纽润与黑龙		(22)
双凤山		(30)
龙子		(36)
三棵松的传说		(44)
“巴彦”的来历		(48)
酒花泉		(53)
天鹅的羽毛怎么变白的?		(59)
蜘蛛精		(64)
奚达虎智除狼妖		(68)
丹阳与蛟妹		(75)
药泉		(81)
冰了花		(85)

鸟鲁求亲	(91)
劫里钵巧使脱身计	(95)
亮甲山与马鞍山的来历	(98)
乌古·合兰娘娘	(102)
保龙殿	(109)
窝栏鸟	(113)
乌鸦荐金牛	(116)
黑犬救驾	(120)
射柳醉虎	(123)
双刀山	(127)
莲花格格	(132)
北海王子	(137)
长寿果	(140)
鲤鱼刀的传说	(142)
花莫利	(146)
力拔五岳	(151)
狗爬犁的传说	(154)
鹰城与海东青	(158)
阿骨打学兵法	(163)
四喜豆腐	(167)
兀术学艺	(170)
猪山得宝	(174)
女真人为什么敬柳?	(177)
运粮河	(179)
白花点将台	(183)

花儿的传说	(190)
园春娘娘	(194)
石羊治水	(201)
大定五子镜	(206)
拜师造字	(211)
黑风神将萨改	(215)
按春与阿出虎	(218)
黑水珠	(222)
流金河	(227)
臭蘑菇	(232)
五道岭	(234)
白江	(238)
楚山渔亮子	(243)
将军碑	(251)
银洞岭	(256)
春兰姑娘	(260)
双鱼宝镜	(265)
蚂蚁河的传说	(270)
金葡萄	(276)
石人与马鞍山	(280)
石头河	(285)
对石山	(289)
小王子与依尔哈	(294)
脑温江	(300)
女真子与冬青	(305)

倒鳞鱼	(311)
驸马城	(314)
玉石神鹿	(320)
紫云峰	(327)
后记	(334)

序 言

汪 珍 玲

这本集子发表的是满族先民女真人的口碑传奇，或者说是金史传奇故事或金人的口头传说。它曲折地反映了肇兴于白山黑水之间，以“楷矢石砮”著称于史的古肃慎族强悍后裔的英勇斗争生活。女真族的勃兴建国，可分三个时期：一是大约公元七世纪的渤海国；一是十二世纪的大金王朝；一是十六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帝国。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是这个民族中期勃起的一个标志。“女真”和“朱里真”都是“肃慎”的音转（因避辽兴宗耶律真讳，也称女直）。这个民族自古以渔猎为生，拥有白山黑水、三江一带的自然形胜和肥沃的土地。女真族十二世纪初灭辽侵宋，逐渐南移，雄据东北、华北及中原，整整一百二十年。她第一个定都北京，创造了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先例。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卓越的贡献，也是我国众多民族中吸取汉民族文化最激进最有成效的先进民族。她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创造者之一。但是史籍上对它的记载相对地说是甚少的。千年岁月已经流逝，如今从今人的口头上发掘、记录下这些动人的女真先民斗争的历史，形象地补充了某些文献上的空白，丰富了祖国的文化，这真是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

《满族民间故事》已经出版了几本，可是关于她的先民“女

真人的故事”，这还是第一本。它给我们研究满洲文化源流及其民族心理素质，提供了民间可贵的资料。特别是占全书一半篇幅的金太祖阿骨打及其先民、部众的英雄传奇，带有史诗般的浓厚的传奇色彩，尤为珍贵。

这部传奇闪耀着古朴的，带有原始意味的北方少数民族开发、扩展的创业精神，表现了他们开阔的视野，质朴的道德观、历史观和美学理想，给民间文学、民族史和民俗学输入了新的血液。它是我们了解女真族的一本别开生面的小书，具有一定的知识性、文学性和历史价值。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近千年的古老英雄传奇，竟然栩栩如生地活在今人的口碑上，我们不能不佩服民间文学长久的生命力。其中有些传说，如《神龟勃极烈》、《蛙母》、《女萨满》，它们的基本构思和它们本身的古朴的传奇情节，合乎规律地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生活的概貌，更是读史和研究古民俗、宗教、神话的重要资料。而象金太祖阿骨打、金兀术和金世宗完颜雍的英雄传奇故事《阿骨打的诞生》、《鲫鱼刀的传说》、《阿骨打学兵法》、《兀术学艺》、《运粮河》、《大定五子镜》、《神羊治水》等等，都反映了女真族自己民族英雄的特色。他们来自风雪的朔方，具有海东青一样俊健英豪的气质。就连阿骨打的降生也是奇特的：母亲生他于反辽自卫战争的山野，生时有白雕来仪，他因白雕的“阿古、阿古”叫声而得名。辽王天祚帝为例行春猎仪式，大摆“头鱼宴”，强迫女真人献舞取乐，凿冰取鱼，驱人入水，逼得女真人冰上起义的故事，《辽史》上都有记载。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正是女真民族英雄阿骨打。他不但有高超的水下功夫，神

异的骑射武功，而且才智过人，胸怀大志。传说他“虎背熊腰，剑眉龙目，身高八尺，弓力过人。”他起兵反辽时，“能使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开国金斧”，他的战马“花莫利”是一个部落送给他的最难驯服的野马中的头马，在他的驾驭下可以浮河跳涧，奔驰如飞；他的猎犬在危难中，能舍身救主。在一些传说中，阿骨打既是生产能手，又是勇力过人的英雄。特别是他心地善良，敬老怜贫，富有反抗性。于是他得到神人的传授，从棋法学到了兵法，从棋声听到杀声，一下子领悟战机，成为古代出色的军事家和领袖。女真人把人民中一切英雄行为和聪明才智都赋予了他，使他象民族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无比高大。把这部集子中的英雄传奇故事和史籍对照起来阅读，特别能体验出这些开国英雄人物在历史上和人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金兀术在汉民族史籍中常被描写为洪水猛兽式的入侵者，而在女真人的传说中，他却是为民族势力的扩展、强大，可以以头拱地，开出运粮河的民族英雄。至今上京龙泉府金兀术的故地，每到除夕，完颜氏的后裔仍烧包袱，奠纸钱，祭祀这位开国功臣。他的毅力是从民间老妈妈那里学到的，他的军功是从射猎开始的。这些感人的传奇故事难道不比正统的历史书中那些枯燥无味的军事流年豆腐帐（虽然它是人民的鲜血写成的）更活泼、更形象，从而可以纠正我们的大汉族主义偏见、能够认识女真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观点么？

被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是历史上著名的开明君主。除了他较为仁德的政绩之外，他还特别强调恢复女真人勇悍尚武的民族传统，认为“女直旧风最为纯直，”不可或

忘。乾隆皇帝也推崇他的这种做法，以为是保持国运的重要措施。《石羊治水》和《大定五子镜》，曲折地反映了人民心目中的“好皇帝”的形象。在人民观念中，帝王之尊无足惜，与乡民同游息（世宗晚年曾重访漠北兴王故地），天真无邪的童年牧羊生活最可怀念，以至他死后墓前的石人石马一夜之间被巨风吹得倒伏移位，“而在他们蹲踞的位置上，耸立着十只头角峥嵘的大石羊。”在传说中，金世宗不顾个人疾患，释放了臣下进奉的五棵人参王子，御制五子镜以为纪念。从此留下山泽之利，使人参的后代在长白山得以繁衍，因而如今长白山盛产人参，流传着《大定五子镜》的传说。这些故事虽然大都是虚构的，但都有它历史的、生产力发展的依据。像《五道岭》、《大定五子镜》和《双鲤鱼镜》的传说，都反映出金代冶炼业的发展，和普遍地已用铜镜照面。金代出土的“双鱼镜”、“双龙镜”、“双凤镜”、“童子缠枝镜”一般造型优美，艺术水平较高。加之女真人信奉萨满教，把铜镜（托利）作为神器的古老民俗心理，也把铜镜神秘化，并因而幻化出许多奇幻的故事，这也正是女真人口碑文学的特点。

《女真传奇》所以引人入胜，还在于它多方面地表现了女真人的原始信仰和民俗心理，可以使我们从各种渠道探索一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和它的初期的历史概貌。《神龟勃烈》、《蛙母》、《龙子》和祭天射柳、敬松敬柞的部族始祖传说，都带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意味。它给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民间可贵的素材，增长了我们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知识。

这些传奇故事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其中的女主人公绝大部分和男子汉一样，是能攻善战、身怀绝技的巾帼英雄。像

《乌鲁求亲》中的乌西哈,《莲花格格》中的勃海国王女儿莲花公主,《白花公主点将台》中的金兀术的妹妹,《乌古·合兰娘娘》、《驸马城》、《楚山渔亮子》中的女主人公,都表现了北方狩猎民族早期社会中女子同男子同样具有和大自然和社会斗争的技能。她们是带有几分野性的创造者和追求者。《乌鲁求亲》中的乌西哈,是阿骨打的曾祖母。她因和乌鲁同时射中鹿或鹰的另一只眼、耳,才为英雄的乌鲁倾慕求亲的。合兰娘娘亲率一百八十个侍女,和偷袭金京的辽兵白刃拼杀,死而不倒,至今留下“娘娘墩”遗址。至于民间的英雄人物,如《楚山渔亮子》中的楚山和芍丹依尔哈,更是上山擒虎,下海捕鲸,热爱生活,热爱民族,忠于爱情和理想,富有个性的女真人。读到这些北国英雄儿女的传奇故事,会使我们振奋起来,引起深沉的历史的思绪。这些故事,和女真人的斗争生活结合得那么紧,并且至今还被牢牢地附着在某一地的一山、一水、一物、一事上,讲述起来,是那样地亲切,富有魅力。

这些故事是考古人员、民间故事家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合作搜集整理的,自然有其历史、考古、地方风物和口碑传诵的依据。但它不是信史,而是文学,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巨大的艺术想象能力,是艺术虚构的结晶,所以说它是“传奇”,那是最恰当不过了。“传奇,传奇,无奇不传”;“传奇,传奇,越传越奇”。传奇性是传说故事最突出的特征。但它又是依附在一定历史人物身上,或附着在某一特定地区——山川景物或人工物上,所以它又具有某些可信性。正是这些传奇性和可信性以及它们所表现的思想的亮点,构成传说的灵魂(特

征)，激起人们美好的情操，故事才能千古流传。

今天的讲述家已不是“不识字的作家”，他们受作家文学的影响，而且整理者又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所以在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溶合了某些知识性的东西和进行必要的润饰，但它不是望文生义的编造或创作。它是民间文学、民族史、民俗学的综合性的佳构。它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民间文学变异上的新特征，值得我们研究。

这些传说故事，集中散发着象古莲子开花一样古香古色的馥郁。那些坚毅的品质，丰富的幻想，奇异的构思，显示了女真族所特有的“只属于他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斯大林)。它一定会扩展我们的知识领域，使我们大开眼界。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长春

神龟勃极烈

古时候，松花江北，少陵河西的龟山下，曾经居住过一个十分强大的女真部落。这个部落自称泥庞古人，每逢祭天祭祖时，他们都要虔诚地祭祀龟山，歌唱神龟勃极烈^①老玛法^②的赫赫功德。

很早很早以前，这个部落有一个叫泥庞古的老勃极烈。他一顿饭能吃两头牛，能喝十缸酒；他一箭能射穿两只虎，一刀能劈死三只熊。泥庞古老勃极烈领着部落的人，不知杀死多少猛禽恶兽，走过多少高山险滩，越过多少大河激流，才找到这块依山傍水、草绿花香的好地方落下脚。

几十年过去了，部落人丁兴旺，牲畜繁多，人们的日子象山洼里盛开的大百合，越过越红火。

谁也记不得从哪一天开始，泥庞古老勃极烈真的“老”了。他那松树一样笔直，狮子一样壮实的身子，弯曲得象河沟里的虾米；他那寒星一样明亮、苍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昏暗的白翳；狼一样尖的牙齿，连兔子的肉也咬不动了；豹一样灵巧的手，连打马的鞭子也攥不住了。人们渐渐地忘记了这个衰弱垂死的老人，另选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勃极烈。

① 女真语，部落长。

② 满语，老爷爷。

那时候的人们，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尊敬老人。泥庞古象一只孤独的老熊，悄悄地蹲在自己的仓子里等死。

就在人们载歌载舞，为新勃极烈中选而开怀畅饮的时候，平地一声炸雷，洪水从天而降，很快就淹没了大半个部落。新勃极烈领着人们逃到了附近的山上，哭声在山上聚结成了一团团阴沉的乌云。

咆哮的洪水吞噬了房屋、牲畜，淹没了草原，年轻的勃极烈束手无策，心如刀割。部落毁了，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活呢？他一咬牙，纵身跳进了滔滔洪水之中。人们的哭声更高了，不少妇女抱着孩子，也跟着年轻的勃极烈往水里跳。

忽然，奇迹发生了！大水象是遇到了一堵墙，浪峰呜呜地低吼着、挣扎着，向山壁猛撞了几下，停住了。水，退了。退得那样快，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年轻的勃极烈在水里睁开眼，看见水边一块空地上，伏着一个身体瘦弱的老人。他团成一团，蓬着茅草般的满头白发，正趴在水边大口大口地喝水。每喝一口，老人的身子就长一点，很快，老人的身子就长得象一座石山了。水越退越远。老人拼命伸长脖子向前爬着跟着吸水，可他的身子太重了，怎么也不能再移动半步。他“呼呼”地喘着粗气，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天神啊，让我喝干洪水，救出儿孙吧！”

“是泥庞古玛法！”年轻的勃极烈和部落里的人一起惊叫起来。

天神听见了泥庞古玛法的叫声，让大水退了。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这才发现，泥庞古玛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石龟。

人们扑倒在石龟脚边，哭着叫唤“泥庞古玛法”的名字。老玛法的心碎了，他多想最后看孩子们一眼啊！他猛地一使劲，想转过头来再答应一声，没成想，早已变成石头的脖子却一下子扭断了，肚子里的洪水哗哗地流了出来，不一会就流成了一条大河，这条河就是今天人们看见的少陵河。

泥庞古老玛法死了，他化成的龟山，世世代代保祐着子孙们的平安；龟山上的土能够治病救人，龟山里流出的水灌溉着肥沃的田野草原。人们从年轻的勃极烈那一代起，学会了应该怎样尊敬老人。他们尊敬地称龟山为神龟勃极烈，这个部落也就叫做泥庞古部了。

讲　　述：赵庆成

流传地区：黑龙江省巴彦、呼兰一带

女 萨 满

在萨尔图^②附近，有一个叫萨半屯的地方。传说，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心地善良、神通广大的女萨满^①。

女萨满摘下一片蔚蓝的天空做鼓，拔起高高的青山做鼓鞭，采来了一串串会唱歌的星星做腰铃。她的神裙是用翠绿的山泉和雪白的云朵织成的。人们象崇敬天神一样崇敬她，她的神鼓保祐着女真人的吉祥和安宁。

天上有阿布凯恩都里执掌，地上有善良的女萨满保祐，女真人的日子过得太舒心了，引起了住在地下的黑魔王耶鲁里^③的嫉妒。他派出了瞌睡鬼做先锋，飞进了女萨满的鼻孔里。女萨满忽然觉得一阵晕眩，打了个哈欠睡着了。

女萨满这一觉睡得太久了，等她醒来时，一看，哎呀，遍地都是女真人的死尸。原来，黑魔王耶鲁里乘她熟睡之际，撒出了十万鬼兵，把瘟疫带到了每一个女真部落里。

象大风吹倒了茅草，象山火烧着荒林，可怕的瘟疫四处漫延。牲畜一群群地倒下了，人们整部落整部落地死绝了，人骨和兽骨白花花地混在一起，天地间笼罩着一片凄云惨雾。

① 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祭神人。

② 今大庆一带。

③ 北方萨满教用语，即魔鬼。